



蘇聯反間諜整險小說

深雪

斯·阿列菲耶夫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深

雪

〔蘇〕斯 • 阿列菲耶夫著

高 萍 秋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蘇聯的一齣反間諜、偵察冒險小說。

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特務滲入工業部門進行間諜活動。特務們利用巧妙的暗語取得聯繫，並使用不容易被人察覺的奧密進行暗殺。終於還是被蘇聯英勇機智的偵察工作人員給一網打盡。

通過蘇聯偵察工作人員破壞滲入鎮土破壞工業建設的外國間諜的故事，說明了外國帝國主義、法西斯們是不甘心死亡的，他們正無孔不入地企圖破壞人民的勝利果實。故事教育我們要提高警覺，時時刻刻不要忘了在無形戰線上的鬥爭。

С. Арфьев
глубокий снег
огонек 1955 № 7—8
г. балашов 插圖

深 雪

〔蘇〕斯·阿列菲耶夫著
高 津 秋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經銷處代售)

天津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經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5/8 字數33,000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02,701—127,720

統一書號T10672·69

定 價 0.16元

主要人物表

謝明·格里高列耶維奇·柯契涅夫——榮軍協會理事會的主席。

馬謙夫——榮軍協會的會計員。

梅維捷夫——村蘇維埃主席。

塔塔里諾夫——偵查員。

彼得·瓦西里耶維奇·柯列斯尼考夫——中校。

戈爾巴千夫——中尉。

巴斯杜申柯——上尉。

芬格——外國情報局的特務。

克雷列奇金·季米特里·費多謝耶維奇（愛稱：基瑪）——一個殘廢的農村青年。

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克雷列奇金的祖母。

娜吉日達——送信的姑娘。]

一 兩個空降特務

冬天的夜裏，一架沒有標誌符號的飛機，越過了蘇聯國境的高空。

在遠離居民區的荒僻地帶，從飛機上打開的小門裏，有兩個人投入了朔風怒吼的嚴寒的空氣中。跳傘的人着陸後，向隱約顯現在地平線的森林走去。當他們進入密林後，點起了一堆不大的篝火，把降落傘撕成無數小片片，一塊一塊地投入火中，燒成灰燼。然後，跳傘的人從林中出來；一個向南走，另一個向北走。

早晨，天氣變得暖和了些，開始下起了大雪。風吹着，掀起了暴風雪。

中午十二點，向北走去的那個人在安東諾夫·勃洛得村的村邊被扣押了。雪風狂暴地颳了三天，把所有的道路都掩沒了，截斷了鐵路和公路的交通。鄉村和城鎮都掩沒在雪堆裏。深雪遮蓋了第二個跳傘者的足跡。

被扣押在安東諾夫·勃洛得村的特務供述：他曾在集中營裏被外國特務機關錄用，後來在西德的間諜學校受過訓，現在被派到蘇聯來從事破壞和間諜活動。

被扣押者在回答關於那個沒有捉到的特務的問題時，說：

“我是在飛機上頭一次看到他。伴送我們的是一個領導空投的外國間諜機關的軍官。他不許我們交談。那個軍官跟第二個人說話時：用一個很奇怪的名字——芬格——稱呼他。着陸後，芬格繼續保持沉默，只是在臨別前，他突然問我：‘你在諾維斯克城裏住過嗎？’我回答說沒有。然後我問他：‘那麼，您是到那兒去嗎？’芬格回答說：‘沒有你的事。’他再沒說什麼，我們就分手了。”

春天，當積雪融化後，在離基嘉脫柯火車站不遠的山溝裏（離空降特務着陸處四十五公里的地方），發現了被狐狸咬過的芬格的屍體。看樣子，大概是他遇到暴風雪後迷了路，長久地徘徊在草原上，後來，精疲力盡，就凍死了。

跟第一個跳傘者一樣，在芬格的身上找到了偽造的蘇聯公民證、手槍、盛着烈性毒藥的小瓶、手提式的無線電台、密碼表和巨額的蘇聯貨幣。

問題很明顯了，外國特務機關對諾維斯克城很感興趣，因為那兒已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可以推測到，外國情報局將繼續試圖把自己的走狗派到諾維斯克城去。

二 理事會主席的死

會計員馬謙夫查對了第二欄數字後，打算抽支煙。他從浮雕着三個勇士的銀煙盒裏，取出一張薄薄的紙和一小撮煙絲，開始捲紙煙。

現在是會計工作最繁忙的時候，因為再過幾天，諾維斯克“塑料”榮軍協會的工人和職員都應該領工資了。因此，這個會計小組正忙於必要的結算工作。

馬謙夫把煙捲放在一旁，把身子靠到椅背上去，漫不經心地環顧着辦公室。

除了他，屋裏還有三個女人：會計員柯齊明娜和安娜托里耶娃，還有出納員布柏諾娃。她們正低頭用計算器和算盤工作着。

通過到榮軍協會理事會主席辦公室的一扇敞着的門，可以望見謝明·格里高列也維奇·柯契涅夫主席正坐在桌旁翻閱剛不多會由郵遞員送來的報紙。

辦公室裏很冷。戶外是嚴寒天氣。剛剛生起的爐子還沒有使房間溫暖起來。

馬謙夫把捲好了的煙捲裝在煙嘴上，拉開抽屜，想取放在那兒的火柴。

他沒有立刻找到火柴。因為火柴匣塞在一大堆亂紙中間的什麼地方了。馬謙夫望着抽屜，把一大摞文件翻轉過來，一邊責罵自己太沒有條理。

當馬謙夫的手指終於在抽屜角摸到了火柴時，從主席的辦公室裏傳來了一聲槍響，使得馬謙夫和三個女人都顫慄起來了。他們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向開着的門那邊望去。

大家都看到柯契涅夫的身子慢慢地向左彎下去，從椅上跌倒在地板上。稀薄的淺藍色的煙霧在主席的桌上停留了片刻後，便不留痕跡地消失了。職員們聞到有一股火藥味從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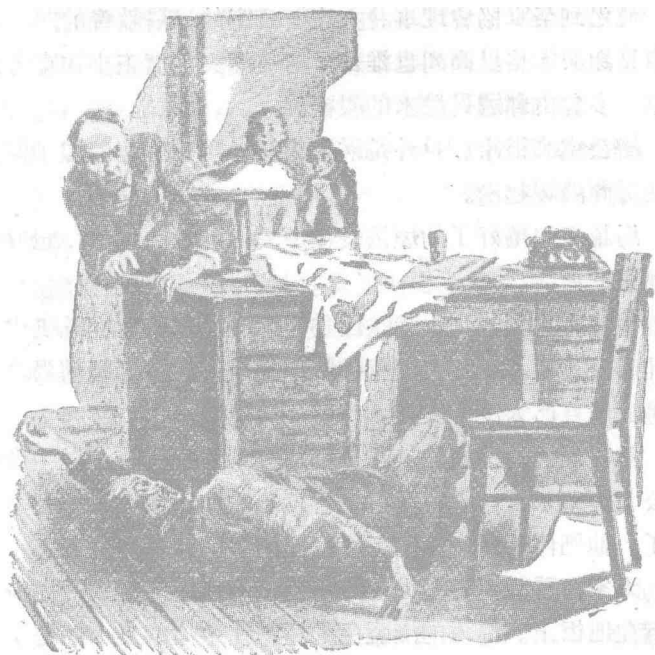
公室裏發散出來。

馬謙夫衝入了主席的辦公室，向躺在桌旁的柯契涅夫彎下身去；嚇着了的女人們都留在原地沒動。

理事會主席已經死了。在他的右眼上，有一個圓圓的小傷口。

馬謙夫明白柯契涅夫是自殺了。

他拿起電話耳機，等待着接線員的回答，一邊環視着主席的辦公桌和地板，尋找手槍。然而，到處都不見有槍。



過了幾分鐘，偵查員、大夫和民警都來了。他們掛着霜的大衣和皮帶使房裏變得更冷了。

偵查員仔細地檢查了辦公室和柯契涅夫的屍體。

在出事的時候，辦公室裏只有柯契涅夫一個人。主席的辦公室只有一扇通會計室的門。那裏，除了馬謙夫和三個女人以外，當時沒有來過任何人。

兩扇臨街的窗子關得緊緊的，並且糊着紙。陰沉的冬日清晨的暗淡光綫，從那密密地遮滿冰花的玻璃窗透射進來。

主席的桌上放着報紙和打開的文件夾。

“手槍到底到哪兒去了呢？”——偵查員一邊搜索着榮軍協會主席的辦公室，一邊想。經過幾分鐘的搜查後，終於他很驚奇地斷定：辦公室裏並沒有手槍。

訊問那些看到柯契涅夫從椅上倒下來的會計員們，對偵查員絲毫沒有幫助。因為職員們都忙着工作，只聽到槍聲。

最初走進辦公室的馬謙夫也沒瞧見有槍。但是，柯契涅夫的頭却是被一顆手槍子彈穿透的。他們找到了這顆子彈；它曾射到主席辦公桌上邊的天花板，在灰泥上打下了一個不大的凹痕，然後落在地板上。

偵查員和醫生查明了子彈飛行的路綫後，確定理事會主席是低頭坐在桌旁向自己放槍的。槍筒向上，對準着柯契涅夫的臉。

槍的失蹤却是一個真正的謎。

他們再次搜查了辦公室，依然毫無結果。

“且慢，”偵查員突然大喊道，“子彈是從手槍裏射出來

的，可是射擊完的彈殼到底在哪兒呢？”

他們又開始尋找，但是無論在主席辦公室或會計室，都沒有發現彈殼。可是，所有類型的手槍，在進行射擊後，彈殼都要脫到外面來的。

偵查員的腦海裏好幾次閃過這樣的想法：也許，謀殺者是從會計室裏放槍的，或者就是從臨窗的大街上。

然而事實（子彈飛行的路綫和絕對完整無損的、關得緊緊的窗子）和這種推測是相矛盾的。偵查員立刻放棄了這種毫無根據的謀殺的想法。

最後，當偵查員再不能在辦公室裏找到手槍時，便開始訊問證人。

後來，他允許榮軍協會的職員和工人到主席的辦公室來；這些人也早就想設法到這兒來看看死了的柯契涅夫。

他們並不是出於單純的好奇心。

理事會主席是深受全體會員們愛戴和尊敬的。他意外的死引起了他們衷心的悲哀和最大的驚訝。柯契涅夫是一個樂觀活潑的人，因而，他的死是難以置信和無法理解的。

三 奇怪的槍

偵查員塔塔里諾夫剛從法律學校畢業。柯契涅夫的自殺案，是這位年輕的司法工作者第一件獨立處理的案子。當上級命令他火速趕往出事地點的時候，他坐在汽車裏，反覆的

回想着記憶猶新的、教員在授課中所講過的調查這類案件的方式方法。但是，他在這兒所遇到的那件案子是那麼出人意外，使得塔塔里諾夫一開始調查就陷入了絕境。第一，他絲毫不能找出引起柯契涅夫自殺的原因；第二，他不知道柯契涅夫自殺的那枝槍是怎樣神秘莫測地從辦公室失蹤的。

塔塔里諾夫回到了他的辦公地點，立刻把自己的全部疑問報告給民警局局長。

在他報告的時候，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高個兒，有着一副黝黑而剛毅的臉。

進來的人像老朋友似地跟局長打招呼，然後，他脫下黑色的光板短皮襖，露出一件保護色的短外衣和一條褲腳塞在白色靴裏的藍色馬褲。

局長把塔塔里諾夫介紹給他。

“中校柯列斯尼考夫。”來人握着偵查員的手，自我介紹說。

“繼續談吧，塔塔里諾夫。”局長說，“而您，彼得·瓦西里耶維奇，聽一下吧，因為他所談的這件案子很離奇。”

柯列斯尼考夫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偵查員的每一句話，當塔塔里諾夫報告完後，他問：

“屍體還在辦公室裏嗎？”

“是的，”偵查員說，“我正想請求允許把他送到停屍處去呢。”

“假如您不反對，”彼得·瓦西里耶維奇轉過身去，向局長說，“我可以坐車去一趟，看看那邊的情況。”

“當然可以，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去吧！假如您能幫偵查員出些主意，我是很高興的。”

……冬天短短的白晝結束了。天色漸漸黑瞭下來。

塔塔里諾夫扭亮了檯燈。

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坐在榮軍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辦公桌旁，明亮的燈光使他睜縫着眼睛。

“噯，怎麼樣，咱們來作一下總結吧，”他轉身向塔塔里諾夫和醫生說。“全部情況使我們推定：柯契涅夫用來自殺的那枝槍，一定很別緻，它的外形和一般的槍完全不同。所以你們沒能在這個房間的許多物件中發現它，儘管它一直就在這兒，並且，無疑的，你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它。”

“那麼說，您看到它了。”偵查員問。

“我，當然啦，”柯列斯尼考夫回答說，“也許，我還可以說出來這枝槍的構造。

“第一，這不是一枝自動手槍；你們無法找到彈殼，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柯契涅夫所用的那枝槍是沒有退殼鈎的，所以彈殼就留在彈膛裏了。

“可是，同時這還不是一枝手槍，因為它沒有鼓輪；很顯然，這枝槍只能裝一顆子彈。

“第二，槍身是很短的，所以當槍彈飛過幾公尺後，就失掉了殺傷力。你們看，它甚至不能擊下天花板上的灰泥，而只碰了一個小小的凹眼，便完整無損地落到地板上了。

“第三，這枝槍是沒有槍柄的，所以當它射擊的時候，因為有坐力，便從手中滑下來了。

“第四，槍的全部金屬部分都是用很輕的金屬——大概是用硬鋁做成的。看樣子，這枝槍是打算在偶然的、特殊的場合下使用。

“第五，槍上沒有任何瞄準裝置，所以它只能適用於很近的距離。

“第六，槍口上安有一個小蓋，射擊時它自動打開，當子彈射出去後，它又自動地（大概是藉着彈簧的力量）閉上了。

“最後一點，這枝槍的口徑很特別，雖然子彈外表上跟‘TT’式手槍用的相彷彿，實際上，它比那種子彈大約要小二厘米左右。”

偵查員和醫生驚訝地聽着柯列斯尼考夫的話。

突然，塔塔里諾夫忍不住了，他再次打斷了彼得·瓦西里耶維奇的話頭：

“您那麼有把握地向我們描述了這枝槍的構造，就好像您已經把它拿在手裏似的。”

“您說對了，”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微笑着回答，“我現在的確正拿着這枝槍。”

聽着柯列斯尼考夫談話的人都以為中校在開玩笑，因為他手裏除了理事會主席的那支自來水筆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看，就是它！”彼得·瓦西里耶維奇把自來水筆遞給塔塔里諾夫和醫生。“這就是槍。”當他看到他們的眼裏依然露着疑惑的神情時，便又補充說：“看樣子，用話來說服你們是很困難的。好吧。讓我們來看一下這枝自來水筆的構造吧。

但是在卸開它以前，我可以盡量和你們談談我們馬上就會在槍裏看到的東西。那兒會有一根很短的管子——彈艙，裏面還留有一點射擊過的彈殼，一個撞針簧，和一個構造很簡單的槍機。”

柯列斯尼考夫一邊說，一邊迅速地拆開了自來水筆。

塔塔里諾夫和醫生已經準備相信柯列斯尼考夫的話了，但是這一來弄得他們非常失望：自來水筆的構造同中校剛才所說的絲毫不一樣。筆中除了一根盛墨水的膠皮管和安在膠皮管上的筆頭外，再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可是，塔塔里諾夫仍然裝作注意觀察筆的零件的樣子。作爲一個下級來說，他感到假如此刻直視彼得·瓦西里耶維奇，那是很不禮貌的。一分鐘以前，中校還是那麼自信，而此刻，大概他一定很窘了。

最後，塔塔里諾夫終於看了中校一眼。

很奇怪，他並沒有發現彼得·瓦西里耶維奇臉上有失望的神情。柯列斯尼考夫正聚精會神地思考着什麼。

偵查員終於打破了已經變得很難堪的沉默。

“中校同志，看來，你的結論錯了。”他說。

柯列斯尼考夫小心地把盛着墨水的膠皮管插入玻璃筆桿內，突然嚴厲地說：

“不是我的錯，而是我們的錯。同時，問題還不是在於槍的性質，而是在於整個事件的性質。柯契涅夫不是自殺，而是被人打死的。”

柯列斯尼考夫把自來水筆放在裝鉛筆的小盒子內，迅速

地從記事本上撕下一張紙，寫了幾行字，然後，他招呼會計室裏的民警過來，把小盒子和紙條交給他，命令他立刻送到民警局去。

四 這是一件佈置周密的謀殺案

辦公室裏久久地寂靜無聲。

後來，掛鐘有節拍地敲了五下。

當響聲的餘音在空氣中徐徐消失時，塔塔里諾夫突然大喊道：

“可是，您得到這個結論的根據在哪兒呢？難道僅僅是由於主席的自來水筆只應該是普通寫字用的工具，而不是兇器嗎？”

“您說得很對，”柯列斯尼考夫說，“正是這一點，才使我肯定我們所處理的是一件佈置得非常周密的暗殺案。”

“但是您說過，您並沒有改變自己對槍的性質方面的意見。其實，您所說槍藏在自來水筆裏的這個假設，僅僅想用它來說明槍是在辦公室裏失蹤的。因為自殺者不可能在他死後把槍藏到哪兒去。假如您說這是暗殺案，那您幹嗎還要這枝虛構的自來水筆呢？事實上，那個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主席辦公室的兇手，在打死柯契涅夫後，就把槍帶走了。這不是很簡單嗎？”

“我沒有說兇手是到辦公室裏來打死柯契涅夫的。在我

還沒到這裏來以前，您就已經充分確信理事會主席是獨自一人在辦公室的。柯契涅夫是向自己開的槍，但同時，這並不是自殺，而是謀殺。”

塔塔里諾夫跳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

“換句話說，是罪犯促使柯契涅夫自殺的，是罪犯逼得他神經失常而自殺的。這是您想說的嗎？”

“不，”柯列斯尼考夫回答說，“在柯契涅夫放槍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完全平靜的。他向自己放了槍，可是自己還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在做着自己每天早上的工作——翻閱送來的報告書，在上面作批示。”

“就在這時，他的自來水筆突然射擊了嗎？”

“您想像得很對。”

“但是，主席的自來水筆不是很尋常嗎？”

“當射擊的時候，他拿的是另一枝筆。”

“可是，那枝筆到底在什麼地方呢？”塔塔里諾夫高聲問道。他已經被柯列斯尼考夫的話弄得完全喪失自信了。“幾分鐘以前，您不是證明過槍在辦公室裏嗎？”

“這個證明充分符合於我們當時所構成的錯誤理論：主席是自殺的。”柯列斯尼考夫平靜地回答，“假如這是自殺，那麼槍確實是在辦公室裏。但是現在我們已把自殺的說法丟到一邊了，因此槍的所在地也就有了變動。辦公室裏沒有槍，兇手已經把它帶走了。”

“那麼說，兇手終究是到過辦公室的嘍？但是，這不是跟您剛才所說的那些話完全矛盾嗎？”

“您很激動，沒有注意我整個思想的發展過程。當柯契涅夫放槍的時候，屋子裏就只他一個人。兇手顯然是以後才進去的。我現在已經能完全清楚地推想全部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您說過，戰時，理事會主席的兩手曾被地雷片炸傷過。他左手的傷勢比右手輕，因此，他是用左手來寫字的。殘疾使他握筆的姿勢是這樣的：他寫字的時候，筆的上端正對着他的臉。

“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兇手偷走了他的自來水筆，並換了自己的筆給他；那枝筆的構造我已經向您描述過了。大概，這兩枝筆在外表上是一式一樣的。

“柯契涅夫坐到桌旁，打開文件夾，開始閱讀夾在裏面的文件。然後，他拿起自來水筆，正要寫字，但發現筆裏沒有墨水。他照例先使勁按了一下筆尖——這就引起了射擊。大概，槍上的射擊機關是由於按筆尖而動作起來的。請注意觀察放在紙夾中的文件：槍的坐力使得筆尖刺穿了左上角的幾張紙。

“現在對於我們最重要的，是確定這麼一個問題：那個準備殺死理事會主席的人，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一定就在主席的附近，因此，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換走了柯契涅夫的自來水筆。當您容許榮軍協會的工人和職員進入主席的辦公室時，兇手也夾在人羣裏，並利用辦公室裏的擁擠情況，重新偷換了自來水筆。

“我們幾乎可以斷然地說，兇手是在榮軍協會裏工作